

無盡的追思



民國一〇九年的最後一天，國防部於大直的「一〇一〇二紀念專區」舉辦音樂會及追思儀式，嚴部長親自帶領三軍軍官將士向罹難軍官致敬，沈總長的母親坐著輪椅，由空軍高階將領推著入場，他的母校大直國小的師生代表們一同前來緬懷追悼，家屬也獻花致意，以表思念之情，和煦的冬陽下溫暖了現場每位到場來賓。

部長致詞時表示：「軍人總是把國家與任務放在第一位，一切都是因

軍人所擔負的責任，關係國家安全與福祉；要成為軍人的眷屬，要具備相當勇氣。每位軍眷一路走來，不僅要一個人擔負家中大小事務，照顧家人……。」身為一名退役軍人，對其談話自然非常認同，思緒卻回到三十多年前進空軍官校的場景。

官校學生寢室都以空軍烈士命名，海文樓是二十年來每位飛行學官都住過的寢室，國家地理頻道所製播的《臺灣菁英戰士：傲氣飛鷹》裡也經常看到學員在此集合晚點名。

海文是誰呢？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，一個空軍飛行員支援上海作戰，遭日軍地面防空火炮擊中，飛機損壞，他跳傘卻不幸落入敵人陣地，這個人叫閻海文。我們當時的每一個空軍飛行員，都有必死的決心，腰際都配有一把左輪手槍與上膛的五顆子彈。日本兵一圍上來，他連開四槍射向日本兵，最後一顆留給自己。他自殺了，才二十一歲。」這是在《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》乙書中的鮮活記載（請參考該書第十九頁）。

齊邦媛女士寫的《巨流河》第兩百一十一頁是另一個感人故事，一個年輕人張大飛寫的訣別信：「你收到此信時，我已經死了，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。三天前

，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，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……。」一如所料，五月十八日豫南會戰時掩護友機，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，那年他也只有二十六歲，預知自己將死的年代是何心情？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理解。

我也聽過前CJ飛行員蔡盛雄老師的演講，他說出任務時忙著躲飛彈、高空攔截機，每五分鐘確認飛行航線，又擔憂相機底片、電力是否足夠，「根本沒時間恐懼」。直到任務結束，半夜驚醒「到底有沒有拍到情報？」那才是最恐怖的，因為背負著團隊的期待，若真的飛偏航線，三天後得重飛，「死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等死」，而且日復一日。

中華民國空軍信條第一條寫著：「風雲際會壯士飛，誓死報國不生還」。在承平年代與機共存亡的信念已不符訓練的成本效益，但選擇走這條路，其實每個人都已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了。

當天典禮結束時，部長藉由一束束的鮮花，映襯追思活動的主題「永遠的英雄，無盡的思念」，一年雖然過去，思念卻無一刻停歇。也透過歌曲傳達心情：「我們都很好，會照顧好自己」，將士們輝煌的身影，會永遠留存在我們心中。